

从社会符号学翻译法看人物绰号的翻译

张春艳, 贾德江^①

(南华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衡阳 421001)

[摘要] 以社会语言学和符号学为基础的社会符号学翻译法对翻译实践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社会符号学翻译法强调翻译是一种跨语言和文化的交际过程, 翻译就是要翻译意义, 并且尽可能实现原文和译文在意义和功能上最大程度的对等。文章尝试性地把社会符号学翻译法应用到人物绰号的翻译, 以《水浒传》沙博理(Sidney Shapiro)译本为例来探讨人物绰号的翻译, 并对沙译本中绰号的翻译进行评析。

[关键词] 社会符号学翻译法; 绰号; 翻译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0755(2008)02-0095-03

人类对符号学的研究有悠久的历史。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Plato)认为, 语言声音与意义之间的联系有自然产生和人为赋予两种, 从而奠定了语言二分法的基础。二十世纪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进一步阐明了语言问题主要是符号学的问题, 并指出符号由所指与能指两种要素组成。随后, 美国哲学家查尔斯·皮尔士(Charles Peirce)、查尔斯·莫里斯(Charles Morris)先后对符号学作了更全面的阐释和发展。莫里斯把符号的完整意义运用于语言研究, 指出语言意义分为三个方面, 即言内意义、指称意义和语用意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语言学权威韩礼德(M. A. K. Halliday)在《语言的社会符号性》一书中指出语言的社会符号性问题。后来, 其弟子冈瑟·克雷丝(Gunther Kress)进一步发展了社会符号学学说, 指出语言具有强烈的社会符号性, 分析语言不仅从文本和语言结构出发, 还应从社会结构和社会过程、信息和意义出发。社会符号学的发展对翻译理论和实践有着特殊的意义。将符号学应用于翻译已成为国内外一些知名学者和翻译理论家的共识, 如英国学者特伦斯·霍克斯(Terence Hawkes)、苏珊·巴西特·麦圭尔(Susan Bassett McGuire), 前苏联的语言学博士巴尔胡达罗夫。美国著名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Eugene A. Nida)在符号学基础上提出了社会符号学翻译法。

一 社会符号学翻译法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 奈达逐步采用社会语言学和符号学的方法来处理翻译问题。他认为, 必须把语言看做一种符号现象, 对它进行解释时不可脱离它的社会环境。在《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中, 奈达指出社会符号学翻译法

是优点最多最为全面的一种。他认为, 社会符号学翻译法不仅可以帮助译者更透彻地了解词、句乃至篇章的意义, 而且有助于译者了解文本的象征意义。社会符号学翻译法的核心是符号学意义观, 即莫里斯提出的语言符号系统涉及三类符号学意义: 指称意义、言内意义和语用意义。指称意义是语言符号和它所描绘或叙述的主观世界或客观世界的实体之间的关系。言内意义是语言符号之间的关系。语用意义是语言符号与语言符号使用者之间的关系。语用意义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语言的社会文化环境。这三类意义是一个整体, 共同构成了词语和话语的总体意义, 代表着所承载信息的形式、内容和功能。^[1]

国内的陈宏薇教授大力倡导社会符号学翻译法。她的《新实用汉译英教程》将符号学翻译理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在书中, 她把社会符号学翻译法作为翻译实践的理论指导, 并且提出了意义相符, 功能相似(correspondence in meaning and similarity in function)的翻译标准。英国学者皮特·纽马克(Peter Newmark)将语言的功能分为6种: (1)信息功能(informative function), (2)表情功能(expressive function), (3)祈使功能(vocative function), (4)美感功能(aesthetic function), (5)酬应功能(phatic function), (6)元语言功能(metalingual function)。^[2]在翻译时, 意义和功能都应予以重视, 应尽可能实现意义和功能在最大程度上的等值。简言之, 社会符号学翻译法强调翻译是一种跨语言和文化的交际过程, 翻译就是要翻译意义, 并且尽可能实现原文和译文在意义和功能上最大程度的对等。

二 社会符号学翻译法在绰号翻译中的应用

[收稿日期] 2007-12-16

[作者简介] 张春艳(1979-), 女, 河南新乡人, 南华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

^① 南华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绰号又称译(混)号,指由周围的人给起的补充名,常常是根据人物的某种特点或生活环境而起的。它不仅具有一般称谓的指称作用,更主要的是具有刻画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抒发情感、增强语言的艺术感染力的功能。文学作品中尤其如此。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就成功地运用绰号塑造了一大批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前所未有的丰富多彩的“绰号大汇集”的特色。根据绰号的来源,可大致将《水浒传》中人物绰号分为以下几类:(1)体态特征类,如肩臂胸膛刺有九条龙花绣的九纹龙史进,生得豹头环眼的豹子头林冲等;(2)身份、职业类,如行者武松、船火儿张横等;(3)品性特征类,如乐善好施、常救人于危难的及时雨宋江,为人耿直、路见不平便舍命相助的拼命三郎石秀等;(4)才能专长类,如一日能行八百里的神行太保戴宗,会写诸家字体的圣手书生萧让等;(5)勇猛神威类,如以猛兽命名的扑天雕、混江龙、插翅虎等,以宗教和民间传说中的神鬼命名的母夜叉、活阎罗、催命判官等,以历史名将命名的小李广、小尉迟、赛仁贵等。^[3]从绰号的来源可以看出,绰号具有很强的社会文化性。从绰号的语言结构特点可以看出,绰号又具有极强的艺术性。

根据社会符号学翻译法,绰号翻译就是要翻译绰号的意义,包括指称意义、言内意义和语用意义。指称意义是符号与其所指对象之间的关系所体现的意义,主要体现信息功能。言内意义是语言符号之间的关系所反映出来的意义,也就是通过使用语言符号所表现出来的风格。《水浒传》人物绰号的言内意义表现在它的结构简洁、对称和多种修辞方法的使用。语用意义是语言符号与语言符号使用者之间的关系所体现的意义,也可以理解为符号使用者赋予文字的特殊意义或文字符号在特定语境中的意义。《水浒传》人物绰号的语用意义主要表现在具有感情色彩或文化内涵的词汇的使用上。言内意义和语用意义主要体现表达功能和审美功能。意义和功能相辅相成,意义表达一定的功能,功能含有一定的意义。在翻译时,意义和功能都应予以重视,应尽可能实现意义和功能在最大程度上的等值。现借助沙博理(Sidney Shapiro)译本,来探讨人物绰号的翻译。请看例子:

(1)摸着天 the Skyscraper(沙译)

摸着天是杜迁的绰号。尽管文中没有对此绰号作任何解释说明,但从字面可以看出绰号所表达的含义:杜迁非常高大魁梧,好象能触摸到天空。这里运用了夸张手法表现人物的高大,使读者眼前马上浮现出一个顶天立地的英雄好汉,也体现了人们对人物的敬畏和颂扬。译文不仅要表达指称意义,还要表达修辞手法所体现的表达意义和联想意义。沙博理的译文“the Skyscraper”巧妙地运用比喻的手法把人物高大魁梧的形象展现了出来,使译文与原文意义相符。“Skyscraper”在词典的解释为“very tall modern city building”^[4],会使译语读者对人物绰号的时间背景产生疑问。因此,我们认为,调整为“the Sky Scrapper”更准确些。

(2)两头蛇、双尾蝎

the Two-Headed Snake, the Twin-Tailed Scorpion(沙译)

两头蛇、双尾蝎分别是解珍、解宝兄弟的绰号。汉语中

蛇蝎常用来比喻狠毒的人,这里比喻英雄人物的勇猛。“两头”和“双尾”是对人物非同一般的夸张描绘。两个绰号形成了工整的对仗,“两”与“双”同义不同字,“头、尾”“蛇、蝎”相对,结合人物的兄弟关系,在表达上具有特殊的美学效果。如何在译文中再现绰号的结构特征(言内意义)非常重要。沙译文中“snake”、“scorpion”与汉语中的“蛇蝎”意义相似,且采用了头韵修辞,起到了对比和强调的作用。沙译结构简洁对称,“two”与“twin”意义相同,读音相似,语音层的头韵修辞更增添了特殊效果。沙译文实现了与原文在意义上的相符和功能上的相似。

(3)催命判官 the Hell's Summner(沙译)

催命判官是李立的绰号。判官本为封建时代的官名,指唐宋时期辅助地方长官处理公事的人员。后被迷信传说借用来指阎王手下管生死簿的官,能决定世人的生死。催命意为催人死亡。^[5]“赤色虬须乱撒,红丝虎眼睁圆”,对李立的描写恰似一幅民间常见的判官图。他在揭阳岭上开酒店杀人越货,撞上了就性命不保,故人呼催命判官。根据社会符号学翻译法,不仅要准确译出绰号的指称意义和语用意义,还要兼顾绰号形象的比喻所体现的言内意义。沙译文为“the Hell's Summner”。“Hell”意为地狱,即某些宗教中人死后灵魂受苦的地方,^[6]与汉语中的“阴曹地府”尽管不完全对等,但意义极为相似。“Summner”是译者的创新,意为传唤者。尽管在指称意义上“summner”与“判官”不完全相符,但“summner”形象再现了“判官”的身份和职责,实现了二者语用意义上的相似。“the Hell's Summner”巧妙地达到了与原绰号在意义和功能上最大程度的对等。

三 沙博理译本中绰号翻译的欠位

总体上来看,沙译在绰号的意义、结构、功能及译语表达等方面都给予了充分的考虑和处理,最大程度实现了译文与原文在意义和功能上的对等,成功地再现了人物形象。但也存在个别绰号翻译欠位的情况。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指称意义不符

一丈青是扈三娘的绰号。书中未对此绰号作任何解释。据考证,一丈青是古人插定发髻或冠冕的一种簪子。《红楼梦》五十二回:“晴雯向枕边拿起一丈青来,向坠儿手上乱戳。”以一丈青为绰号,既以一头尖可刺人来喻其性格泼辣难惹,又以其细长喻其身材颀长。^[7]扈三娘“天然美貌海棠花”,却“霸王把雄兵乱砍,玉纤手将猛将生拿”,无论从外貌还是个性都符合“一丈青”的绰号。沙译为“Ten Feet of Steel”。沙译文没有准确译出绰号的指称意义。我们试译为“thorny rose”或“a slim and spicy woman”。

船火儿是张横的绰号。宋代把船上摇橹的人叫“火儿”,即船工。^[8]张横原是浔阳江上的艄公,故得此绰号。沙译为“the Boat Flame”,是对绰号字面的死译,与原绰号指称意义不符。徐学平改译为“the Boatman”^[9],我们认为此译文准确再现了绰号的指称意义。

(二)指称意义和语用意义都不相符

玉麒麟是卢俊义的绰号。“麒麟”是一种传说中的神奇灵兽。它体态像鹿,头上有角,身有鳞甲,尾像牛尾。“麒麟”

在汉语文化里历来是“祥瑞”、“高贵”的象征。此外,“麒麟”常被用来喻指英雄豪杰或才能出众之人。^[10]卢俊义是北京城里一大员外,且一身好武艺,棍棒天下无敌。“麒麟”不仅符合卢俊义的高贵身份,也喻指卢俊义是英雄豪杰。又因他“身躯九尺如银,仪表似天神”,因而得此绰号。“麒麟”是汉语文化传说中的特有的灵兽,在英语中没有对应物。沙译采用归化法,把“麒麟”译为“unicorn”。“Unicorn”在英语中为独角兽,其形似马,前额有角。中世纪时独角兽象征力量和纯洁,在基督教中象征圣洁。^[11]因此“麒麟”和“unicorn”在指称意义、象征意义方面都截然不同。沙译的归化翻译不能使译文与原文达到意义相符。我们认为,采用音译加注的方法能更大程度地再现原文的意义和功能。我们试译为“Jade Qilin”(Qilin, a kind of legendary animal, is a symbol of nobility and propitious omen in Chinese culture and often used to mean outstanding people.)

(三)指称意义和语用意义缺失

八臂哪吒是项充的绰号。哪吒是佛教中的神话人物,相传为毗沙门天王第三子,是护法神。他神通广大,手拿火尖枪,脚踏风火轮,又有乾坤圈等法宝,十分了得。^[12]项充使一面团牌,背插飞刀二十四把,右手仗一条标枪,脚到如风火。正因为项充在兵器使用和人物形象上都与哪吒相似,因此得此绰号。“八臂”是对人物神通广大的夸张描述。沙译为“the Eight-Armed Nezha”。哪吒是佛教中的神话人物,在英语文化中为空缺项。沙译采用音译法,使译语读者明白“Nezha”是具有浓厚文化特色的词汇,但是“Nezha”没有传达该词的指称意义和语用意义,因此也无法再现人物形象和特点。我们认为,对沙译文加注可以补充缺失的指称意义和语

用意义,即“the Eight-Armed Nezha”(Nezha, a mythical character in Buddhism, is very powerful with a javelin in his hand.)

四 结语

通过以上对比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绰号翻译不仅需要考察其历史渊源,准确再现指称意义,还要在语言、社会、文化语境中去理解,从而再现其言内意义和语用意义。社会符号学翻译法为译文评析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对翻译实践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 [1] 张 苇. 从社会符号学看英语习语的翻译[J]. 合肥学院学报, 2007, (1): 74-77.
- [2] Newmark. Peter. A Textbook of Transla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39-44.
- [3] 杨来胜. 《水浒传》一百单八将绰号小议[J]. 内蒙古煤炭经济, 2003, (4): 32-36.
- [4] [6]李北达. 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Z].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2. 1420. 694.
- [5] [7][8][12]曲家源. 《水浒》一百单八将绰号考释[A]. 沈伯俊. 水浒研究论文集[C]. 北京: 中华书局, 1994. 509-531.
- [9] 徐学平. 试谈沙译《水浒传》中英雄绰号的英译[J]. 湛江师范学院学报, 2001, (5): 96-99.
- [10] [11]潘 红. 英汉国俗词语例话[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 69. 68.

Application of Socio-semiotic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of Nicknames

ZHANG Chun-yan, JIA De-jiang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 China)

Abstract: The socio-semiotic approach, which is based on sociolinguistics and semiotics,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guiding translation practices. It holds that translation is a cross-linguistic and cross-cultural activity. Translation means translating meaning and establishing equivalence in terms of meaning and function between the source text and the target text as much as possible. The paper attempts to apply the socio-semiotic approach to translation of nicknames. In the paper analysis is given to nicknames taken from Chinese classic novel *Shuihuzhuan* and its English translation *Outlaws of the Marsh*. In addition, some comments are made on the translation of nicknames in *Outlaws of the Marsh*.

Key words: socio-semiotic approach; nicknames; translation